

清朝野史大觀 卷二

清宮遺聞

上海書店



金黃蟒袍	二二	滿語	二六	萬歷媽媽	三五
陀羅呢經被二則	二一	清語官號	二六	完立媽媽	三五
行裝佩飄帶荷包之原始	二一	有裨實用之清語	二七	滿洲跳神儀	三六
食品	二一	稱名不列姓	二八	跳神一	三六
大內瓜子	二二	滿人遺俗	二八	跳神二	三七
包衣大	二二	滿人吃肉大典	二九	跳神三	三七
太醫院	二二	滿洲嫁娶禮儀二則	二九	跳神四	三八
挑蝦家	二二	喪弔	三〇	跳神五	三八
嫻子府	二二	殉喪	三一	滿蒙祭祀不同之典	三九
敬事房太監之職務	二三	常禮	三一	塞宴四事	三九
庫兵肛門納銀	二三	嗜麪	三一	木蘭秋欄	四〇
滿洲八大貴族	二五	康熙初年八旗僕婢自盡之多	三一	蒙古詐馬戲	四〇
親貴於畿輔五百里內跑馬占圈	二五	旗主旗奴三則	三一	行在貢獻	四一
旗下莊子	二五	旗人生計之窘迫	三二	長白山	四一
投充	二五	貴胄學堂	三三	皇陵近地嚴禁採參	四四
清書之制	二五	記滿洲姑奶奶	三三	遼東風俗	四四
滿洲非地名	二五	崇奉堂子	三四	陪京土風	四四
		堂子淫祀	三四	外藩賜奠賜祭	四五

蒙古土風	四五	恰噶爾互市	五〇
蒙古鹽鐵	四五	破城之士錢銅佛	五一
多羅皮帳	四六	西藏風俗	五一
木蘭物產	四六	庫車出礦砂	五一
栗鼠	四六	陶文毅詩注十則	五二
英嶠秋	四七	陶文毅詩注十三則	五二
索倫達呼爾之習俗	四七	前清宮詞百首	五三
黑津	四七	清宮詞	六三
溝民	四七	胡延長安宮詞	七四
民覺羅	四八	頤和園長詞	八七
吉林三姓多雨雪	四八		
吉林現城誌異	四八		
寧古塔	四八		
喀爾喀望斗吐魯番望月	四八		
漢案戶	四九		
葉爾羌	四九		
葉爾羌和闐產玉	四九		
烏沙克塔克臺產玉	五〇		

# 清朝野史大觀 卷二

## 清宮遺聞

### 兆祖

一說云。清始祖都督猛可帖木爾。爲野人殺。卽兆祖。弟凡察。遁於野。野人追之。有神鵲止其首。追者望鵲。栖處爲枯木。因獲免。避居朝鮮之阿木河。子董山。一云董倉。一雙職。凡察歸。分建州爲左右。衛凡察領左。董山領右。數傳至興祖。移居黑圖阿拉。歷景顯二代。稱後金國。又一說云。居俄漢惠者。非始祖。卽凡察。凡察與兆祖。無隔四傳。實兄弟。陳仁揚明世德錄云。正統二年。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子董昌與叔凡察。亡朝鮮。失其印。時董昌弟董山。無何。凡察董昌歸。詔更與印。比得故印。匿之。乃分建州二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凡察領右。董山寇邊無虛日。誅之。又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禦之。已稍戢。據此。猛可帖木兒死於七姓野人。明甚。其非孟特穆。又明甚。

凡察與兆祖。是否兄弟。則不可知。董昌與凡察。是否叔姪。尤不可知。惟董山既誅。世系之絕而復續也。爾凡察一人。則猛可其卽兆祖乎。凡察其卽孟會乎。志以俟考。

### 葉赫貝勒識太祖爲非常人

初葉赫貝勒揚吉弩。識太祖爲非常人。言我有幼女。俟其長。當奉侍。太祖曰。汝欲締姻盟。蓋以年長者妻我。揚吉弩曰。我非惜長女不予。恐未足稱嘉耦。幼女容儀端重。舉止不凡。堪爲聰睿貝勒配耳。太祖因聘焉。是爲孝慈高皇后。誕生太宗文皇帝。堯門軒渚。代緒遙遙。聖女來歸。寶啓萬年靈長之祚。蓋非呂公寶穀輩。僅識英物者所能等觀已。

### 太祖設四關與明互市

太祖朝環境諸國。均已削平。境內所產東珠。人獲紫貂。黑狐。狍。獐。諸珍異之物。足備服用。明國亦遣使通好。歲以珍幣聘問。爰於撫順。清河。寬甸。驪陽。設四關。互市。以通商賈。而長白山之鴨綠江。路尙有抗拒。太祖乃遣兵招撫之。盡收其衆。時辛卯年春正月也。

### 太祖官鄂爾果尼洛科

太視嘗攻翁鄂洛。其臣有鄂爾果尼洛科者。從火中突出。射太祖中之一矢貫背。一矢穿鎖子甲。護項拔之。鐵索如鉤。血肉并落。已而破其城。獲此兩人。咸不殺而官之用。勸爲人臣者。

豫王妃嬭妹劉二秀傳

劉氏小字三秀。虞邑之任陽人家。世業儒。伯廢處守正不阿。不可以非禮干者。仲肇周狡黠嗜利。險人也。劉氏生而聰穎。六歲母死。卽自粧束。父教之書。日了了。捉筆作字。秀雅可愛。學爲筆札。朗朗成章。十歲父死。遂倚兩嫂以居。甫垂髫。嬌豔動人。鄉里稱爲國色。性剛敏。遇難處事一言立決。摒擋家政。過於健婦。兩兄亦善視之。哥於擇婿。十四歲尙未問字也。邑有黃亮功者。以權子母起家。亮功憑祖父之業。握籌持算。所積愈豐。儼然爲一邑之首富。固胸無點墨。大腹賈滿。貯金銀氣也。娶於陳而亡。年四十無子。謀娶劉氏爲繼室。遣媒妁致意。廢處庶虞不允。且面斥之。肇周利黃多金。極力勸合。廢處固執。不可未幾。廢處應募往山左。適訛言四起。謂朝廷遣使至江浙採民女。婚嫁者一夕數百。肇周乘訛言時。嫁

妹於黃。廢處回家。肇周詭言官吏已將妹年貌登於冊。急切不能得婿。因黃前有成言。故歸之也。廢處無可如何。默默而已。劉歸黃。居恆鬱鬱不樂。逾年生一女。劉愛之甚。曰此吾掌上珍。因名之曰珍。時有熊耳山人者。善推五行。言多奇中。適游虞山。劉延至家。使推珍命。山人曰是命能富貴。其夫一生無蹇運。劉喜乃以己遣令推。山人沈吟久之。拍案大叫曰安所得是命而給我哉。女子坐臺垣。有執政王家氣象。鄉村婦安得有是。問命中有子否。曰有二。且生而卽貴。已而推黃。則搖首曰。此如病腦人。馨香滋味。羅列滿前。而欲談不得。縱使腰纏十萬。亦難享用一錢也。問何時得子。又搖首曰。命中無子。爾時舉座闕然。咸笑其妄。黃五十而無子。肇周子七常育於黃家。意蓋有所屬也。七長好勇鬪狠。喜與無賴遊。劉責之不聽。劉字珍於直塘錢氏。而招贅焉。意蓋因七不肯而託女以終也。七因之愈橫。劉怒逐之。會黃死。七斬衰號於楹前。欲公遺產。劉不與。命有力者。掉之門外。七大呼曰。吾必有以報仇。越數日。七果引盜來劫。幸先有備。盜驚而逸。劉有戒心。遂將財穀盡遷直塘。而桂居

焉。珍在直塘司收。劉在任陽司發。五日而盡。劉擬於翌日起行。是夜難作矣。李成棟叛。率兵縱掠。所過城邑。輒爲殘破。嘗擄婦十餘艘。過嘉定。鄉民焚其艘。婦女死者過半。成棟誓必掠取吳中美姝。以償。繼破松江。擇大宅多掠婦女。置於其中。旋奉命寇粵。令腹心將帥率旗兵千人名爲保松。江實則爲婦女計也。七方投旗下爲走卒。因與旗兵言。劉氏多財。可劫而有也。旗兵言於守將。守將以爲然。乃命偏裨率兵五百。以七爲鄉導。時劉方封鎖樓房。碌碌竟日。夜與張媼整理細事。件件俱畢。素服淡粧。坐而待旦。俄而砲聲轟天。牆戶傾塌。旗兵數百人蜂擁而入。散倉廩。空啟窖藏。空啟衣箱。亦空。裨將怒甚。七忽擁劉氏至於火光中。望見劉貌。曰。賴有此耳。不然何以復旌主。遂擄劉氏而去。張媼從之。蓋七不知劉氏遷居。堅執劉氏多財。且欲搜珍久之。竟無獲。旗兵遂殺之。縱火焚黃氏之居。而投七尸於烈焰中。劉被擄至松守將。見其貌美。不敢私。遂留待成棟。居於大宅中。未幾成棟在粵中反正。松江宅中所留婦女。悉送至南京。聽候發遣。婦三百餘人。劉亦在其中。歸黑都統承管。初

至。羣聚馬柵中。馬糞熏人。一息難處。劉忍痛雜衆婦女中。泣不欲生。越日而滿洲太太至。蓋王府中總管老嫗也。年已七十餘。髮白如雪。髻簪花朵。衣履皆男子式。善漢語。滑稽多智。至則都統以下皆跪迎之。掌家婆二太上前叩首。恭引至棚。嫗先作漢語曰。諸姊妹無恐。我來作降。福符官耳。特不知誰真有福者。乃側身入隊。擇當意者。拽裾使行。令至別所。排列共三十餘人。嫗上下睨視。指曰。彼太長。此略短。甲似肥。乙較瘦。乃去其半。令留者至前。諦視髮膚。臂復隔衣捫其乳。十又去七。僅存其五。乃列坐待茶。殷勤問訊。審其音而耳屬焉。一婦聲微。欲復去之。旋起立。語四婦曰。無動。我欲一觀履式。因以指量其履。戲語曰。無乃唐突。然不爾。則不見真才耳。徐向一婦微笑曰。塞楞塞楞。塞楞者。滿語。蓋言最好。其婦卽劉是也。因顧二太作滿語曰。雅海沁兀律罕。言渠婢令隨去可也。俄擁四婦登輿。進王府。劉持張媼痛哭。曰。入此萬無見珍時。我亦命不久矣。至暮。王宴命四婦侍酒。滿嫗誠之曰。至王前。宜各叩首。俯伏。命起。乃起。憤毋哭泣。致王怒也。已而三婦如所言。劉獨倚左柱。向壁

側立。而額光煜煜。時與燈燭光相射。目泪睫暈微紅。如曉花含露。王見甚異。問何籍不應。問年幾何。又不應。問有夫否。劉忽大慟曰。我民間寡婦。爲李兵所擄。以戀戀於一女。故不邊死。今至此已矣。盍速殺我。我良家女。決不肯爲奴婢。聲嚶嚶如嬌鶯。嚙樹。俄以首觸柱。砰然有聲。滿嫗抱持之。劉且踊且號。鬢髮盡解。髮長委地。光黑漆。王憐之。命嫗引去。囑善護持。勿令悲損。嫗遂引劉入己寢。以安之。朝夕進棧飲糜粥。糖果品滿几案。劉勺粒不入口。坐臥惟泣。張嫗憂之。私語滿嫗曰。劉之悲毀。痛念其女耳。前在松江傳聞。李兵復擾直塘一帶。及今三旬無耗。若得通一音以慰其念。飲食或可少進也。滿嫗爲啟於王。王曰。速令作書。當命疾足往探耳。嫗告劉。乃修書寄珍。首言我生不辰。鼻罹險難。河干一送。豈意竟爲長別。中言七獸肆毒。峻擄往松。方幸李母仁慈。生還有日。不料罪名。舂籍忽又送入掖庭。所以不卽死者。誠欲得汝一音以限目。又云直塘一帶。是否亦遭焚掠。或七獸未遂所欲。致汝家爲破巢之卵。亦未可知。我書得達。急盼歸鴻。未言鞫鞫。嫗現已密製相衣。潔身自

守。倘罹橫暴。願投清風之崖。汝尙自愛。弗我念云。珍接書且讀且泣。方與錢生議覆。而劉仲適至。反復閱書。作咄嗟狀。謂珍曰。汝母亦太拗矣。王非他。乃入關時從龍第一功臣也。下江南。降宏光。平兩浙。以懿親典樞務。功高威重。但得爲王婢。亦足安樂半生。何必峻拂其意。回書宜勸其遇事婉從。設使激發雷霆。恐我與若俱無噍類耳。珍覆書始慰。以無恙。後云。母生兒亦生。母死兒亦死。情殊依戀。而恰無激勸語。仲乃私致書盛言王功蓋寰宇。得侍爲幸。又云。妹固女中智士。小諒宜所不爲。矧釋昔日熊耳山人之言。或者事有前定。末則告以房燬無歸。堵家究是外人。難以倚託。不如自發根枝。使余等亦叨庇蔭。乃於書尾署名而已。附之。先是劉知王爲發書。心頗感之。已日進粥糜。及回書。至知珍無恙。色爲之喜。繼閱兩兄書。沈吟久之。忽愠曰。此非伯兄言。乃劉二所爲耳。豈四十金未滿渠願。以故又欲賣我乎。趣張媪火之。無何。王妃忽喇氏薨京邸。訃至。設位中堂。按滿清制。本旗婦女。竈下者。例合哭臨。在外則穿素而已。滿媪語媪媪。以告劉。劉曰。業啖此間飯。曷敢不遵大典。乃



縞衣練裙而出。王適遇之於中雷。淡冶若仙。飄目時光。恰兩別。王曰：此非觸柱求死者乎？何亦雅素？乃爾。因語滿姬。以劉骨相不凡。當善視。無與羣婢爲伍。自是滿姬侍劉愈謹。啓事輒跪。未幾。王賜劉滿清服各一箱。越日。又賜棧十餘。東珠百顆。劉若弗聞。旋又賜首飾一篋。宮扇二柄。荷包帕各四件。金銀錠各一盤。滿姬跪告。此皆王爺所賜。意良重。又曰：王賜宜叩謝。劉惟偃臥。俱置不省。是夜。王命劉侍寢。劉乃大號曰：果也將婢妾我也。我難婦耳。生長良家。豈有罪而輸爲城旦者？任彼朝朝暮暮。耶！王聞卽已。滿姬殊訝之。私謂張媼曰：劉自入府以來。王待之者。恩禮亦已備至。無論饋食沃盥等事。俱不令值。且又賞給稠疊。實爲非常異數。王尚無子。今忽喇氏薨。羣婢中亦無寵幸者。而獨注意於劉。此大福將至時也。乃劉尙有不豫色者。何哉？媼曰：此何得謂抗？劉居家喜南面坐。諸婢僕屏息聽指揮。惟謹。今一旦欲其卑躬屈膝。辱充下陳。宜其寧死不願也。滿姬微會意。乘間語王。王遂以金鳳花冠一品命服爲賜。旣宣命。張媼低語劉。王今尊禮至此。宜若可從。時劉雖仍不言。而手受

冠服。顏色甚和。滿姬從屏隙中窺知其隱。卽宣言。朝廷定例。凡正室不孕而側室有子者。奏聞後。卽冊立爲妃。今服止一品夫人耳。或尙有貴於此者。至夜。王以御賜金蓮蠟炬。導劉入寢。劉顧姬謂獨忘拜謝天恩乎？王卽命移炬中堂。王中立。劉立其後之左。偏恭行九叩禮。至寢。劉徐卸冠。易補服。向王三拜三叩起。王見其知大體。有淑嬪風。喜極。幾無復平時威重。是夕。劉侍寢。次日。王賞滿姬錢六十緡。姬率閩府男婦三百餘叩賀。劉出白金四百兩犒之。衆皆感悅。有貂璫二。陳某劉某係故明宦者。年皆七十餘矣。王以二監給劉。聽使令。劉乃作書。飭令賚赴虞山。以慰珍。曰：汝母受王恩禮。此身已不及自持矣。特念汝父生前。初無一語忤我。以故覆水之勢。雖成。而故劍之思。彌切。今爲之計。莫如訪立本宗。授以牢產。繼宗祧。而綿血食。旣盡生者之心。卽安死者之魄。善體我意。是誠望汝來。監乃先朝內臣。同日歸旗者。須加禮款。使知汝非寒儉家兒也。東珠十顆。可爲甥孫帽飾。京樣手鐲一副。俾汝佩之。如見我耳。書發。二監未至。錢生先偕劉氏伯仲。赴江寧探信。適王以浙西民叛。

奉旨往撫三人得徑入王府。劉見之涕泣不能發聲。得劉仲懋勸始漸破涕爲歡。旣而滿嫗奉茶至。皆跪進稱舅爺姑爺。時劉伯猶未知改節事。見妹盛飾華服。及隨指氣使處心甚疑之。私問仲。仲曰。妹已處於王宮。又何疑。伯大恚。作書絕妹。拂衣竟歸。仲閱書笑曰。腐儒語耳。何可令妹見。遂火之。旣而錢將告歸。劉私語之曰。我欲玉成汝名。汝入京姑勿見我。且我行踪。南北亦尙未定。爲語珍探的後。音書頻寄可也。錢遂歸。仲獨盤桓府中。結劉監爲宗人。共處值房。未幾。王自浙歸。仲上謁。得司府中出納冊。俄王內召。還京途次濟寧。而劉病氣逆登輿。輒嘔。王檄中丞召醫診視。或言濕阻。或云水土不服。各擬方進奉。劉閱未畢。卽啐而謾罵。以王未解吳俗。語乃強起擁被坐。附耳語王曰。我病姪耳。羣奴皆用利導之劑。豈欲以之殺我耶。王聞大喜。越數日體果安。乃就道抵京。陸見回奏一二軍國事後。上問王年已四十。何尚無子。對曰。臣在江南納本旗婦劉。現有身上。喜曰。男也。則亟告宗人府以聞。未幾劉果生男。上聞賜人葆果品等物。太后復賜洗兒錢百萬。例冊劉氏爲某王妃。適

遇皇太后萬壽。劉遵例統率福晉等入宮慶賀。太后見劉。問曰。聞某王妻美。此其是乎。又問年幾何矣。劉以三十有五對。太后曰。如二十許人耳。吏問何籍。及進身始末。劉以實對。曰不意民間乃有此婦。翌日又賜錦緞百端。糖果八盒。黃金四十錠。玉帶一圍。時朝廷新開科舉。命王監閱學錄科試。賸劉得徧視諸卷。則其培錢生與焉。錢以拔萃生入京肄業。因遵劉誠不入見。劉乃語王曰。頃見諸生錄科卷內有錢姓名。沈壑者。我培也。王不語。及榜發。而錢已以經魁獲雋。明年復成進士。選部曹。始因公詣王第。王卽延入中堂。令劉出見。劉服黃錦袍。垂紫貂皮銀鼠帽。首珠額翠翹。皂靴款步。喜形於色。謂錢曰。我思珍久。近已爲之置宅一區。汝歸可速挈眷來。仲兄現患消渴。恐不測。汝當偕之還。錢遂偕行。半途仲死。護柩歸。卽攜珍至都。劉年四十。復生一子。嘗爲漢裝安車。紫蓋。女從百餘。過珍寓。歡宴累日。一日謂錢曰。我昨夢處故居。簿書文券積几案。宛如黃氏盛時。覺而戚然。我前以立後囑汝。今得之否。錢曰。黃氏自塘市遷任陽之大橋。三世單傳。別無支派。其先自虞而崑。復自

崑而虞。系皆無考。故雖徧訪以示求後意。竟無應者。劉  
開悵然。姑出金錢。遣紀綱赴御。爲黃修崇道。且擬置田  
供歲祀。至則墓木已刊。四望平疇。野水黃兆。城無由前。  
識蓋兵燹之餘。已毀其墓。爲河道突。僕乃封土三坯。藉  
以覆命。時珍已舉三子。劉颺以次甥。嗣黃俟其長成。卽  
於遺址營第。奉黃祀。珍諾之。乃不二年。而錢次子死。更  
命其季季。又殤黃遂無嗣。劉後安富尊榮。又二十年。薨  
時歲已過甲。康熙癸丑。張媼以年老南歸。爲述其顛末  
如此。過墟志一書誌其事最詳。

### 聖祖識魏經國

魏經國。正白旗人。少時供役大內。泔啖常苦。食不足。請  
於管工大人。願夜以繼日。米亦倍支。一日夜滿。下聖祖。  
偶出禁中。聞力作聲。問知其故。因命以米數升。作飯賜  
食。經國跪食盡之。知爲異材。擢用守備。累官江南提督。

### 高宗不忘本

清朝初入關時。王大臣無不贊強善射。國語純熟。居久  
漸染漢習。多驕逸自安。高宗知其弊。凡射不中法者。立  
加斥責。或命爲賤役。以辱之。鄉會試必先試弓馬。合格

然後許入場。故勳舊子弟熟習弓馬。金川臺匪之役。如  
明將軍(亮)奎將軍(林)皆以椒房世臣。用命疆場。高  
宗嘗曰。周以稼穡開基。國朝以弧矢定天下。何可一日  
廢武。滿洲舊旗。有命名如漢人。以鈕祜祿氏爲郎者。益  
鄙之。亦深恐忘本故也。

### 乾隆時僞皇孫案

乾隆庚子春。純皇帝南巡。迴鑾時。駐蹕涿州。有僧人某  
率幼童接駕。云係履端王次子。以次妃妬嫉故。襁褓時  
將其逐出。僧人憐而收養。至今成立。初履端親王諱永  
城。純皇帝第四子。出繼履恭王後。其側福晉王氏。王素  
鍾愛。有他側室。產次子上。已命名時。王適上之。灤陽而  
次子以痘殤。告其邸人。皆言爲王氏所害。事祕莫能明  
也。上亦風聞其故。故疑童子近是。訊其嫡福晉伊爾根  
覺羅氏。嫡妃言其子殤時。余曾撫之以哭。並非爲王氏  
所棄者。言之鑿鑿。上乃召童子入都。命軍機大臣會鞠。  
童子相貌端莊。頗敦重。坐軍機榻上。見諸相國端坐不  
起。呼相名曰。坤來汝乃皇祖近臣。不可使大家骨肉  
有所湮沒也。諸大臣不敢置可否。侍郎保成時爲軍機

司員乃傲然近前。批其頰曰。汝何處村童。爲人所給。乃敢爲此滅門計乎。童子惶懼。言係樹村人劉姓。爲僧人所教者。其讖乃定。時人以保有雋不疑之風事聞。斬僧人於市。成童子於伊犁。後又於其地冒稱皇孫。招搖愚民。爲松相公鶴所斬。然聞其耶太監楊姓者云。履王次子痘時。實未嘗殤。王氏暗以他屍易之。而命王之弄童。薩凌阿負出邸。棄之荒野。嫡妃所撫哭者非真也。然則僧人之教僞童。蓋亦有所憑藉。非無因而至者也。

### 滿洲武將得力於三國演義

羅貫中三國演義。多取材於陳壽習鑿齒之書。不盡子虛烏有也。太宗崇德四年。命大學士達海譯孟子通鑑。六韜兼及是書。未竣。順治七年。演義告成。大學士范文肅公文程等。蒙賞鞍馬銀幣有差。清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頗多得力於此。嘉慶間。毅公額勒登保。初以侍衛從海超勇公帳下。每戰輒陷陣。超勇曰。爾將材可造。須略識古兵法。以翻清三國演義授之。卒爲經略三省。教匪平。論功第一。蓋超勇亦追溯舊聞也。

### 七額駙

嘉慶時。成德行刺。伺仁宗駕幸圓明園時。猝放一袖箭。一侍衛見箭來不及禦。輒以身覆御座。箭洞胸而死。是時七額駙在旁。急以兩手抱成德。衆侍衛羣趨持之。遂隨成德相傳成德武藝。侍衛中無有敵者。或於地中釘短柱一行。成德騰一足掃去。柱皆拔起。七額駙亦能之。然額駙止能掃七柱。而成德可掃至十二柱云。後駕幸木蘭打圍。羣臣方馳逐。有一熊突至御前。連傷侍衛數人。七額駙向前與熊手搏。良久爲熊擒去。坐身下。不得脫。額駙急屈右足。竭力跌熊去。仆於山足。糜爛而死。然其足自是跛矣。

### 車王

嘉慶癸酉。林清之亂。親王某。以事前知而不奏。革爵。本支無人。得族屬中一人。請襲。固嘗執鞭市中者也。時人目爲車王。

### 內閣兩封件

江叔海言內閣兩軼事。當派員至內閣取書時。見一木箱。綾錦包裹。完固以爲必精本書也。至啟視之。層層遞解。乃一骷髏。噫。是爲何人之首級。何以永存於內閣。又

何以綾錦包裹。重視若此。是亦清祕史中之談屑也。又見一木匣。啟視之。黃紙封固。上書嘉慶四年封數字。更展閱之。乃一御史上清高宗之奏摺。御史姓名。余已忘之。約略第一字爲阿。內述高宗之妃那拉氏。卒於西湖。某菴。應否請加封號。蓋那拉妃當時因事被謫。居湖上。削髮爲尼。既死。御史始爲之請封也。摺尾有高宗御批。有無髮之人。而可母儀天下乎之句。其外所以有嘉慶四年封數字者。必嘉慶秉政以後。大臣又以奏聞。嘉慶取摺閱之。見高宗批詞。無可挽回。故封存於內閣也。此又清祕史中之談屑也。

### 文宗畫馬

清朝列聖。天才淵雅。暇多工繪畫。嘗見文宗所畫馬。醇邸恭摹。上石。神采飛舞。雄駿中含肅穆之氣。非唐宋專家所能比擬也。

### 記南京何尙書語

圓明園。故雍正賜園。雍正多術智。聖祖深善之。薨。梅壯麗。迄乾隆末。而恢拓益備。下詔曰。後世子子孫孫。勿得踵事增華。違朕此旨。嘉道咸三朝。遵之。內容之美。較前

尤備。夜光照乘之珠。和闐飛彩之玉。比比而有。故事。帝在宮。與居飲食。有節度。乘燭而起。日眩而臥。有司盥之。駐園則殊能自由。帝故每常游焉。咸豐某歲。南京何尙書。嘗值圓明園。一日。聞帝駕至。何率衆官。冠服。迎園外。見乘輿尙遠。忽一騎如飛而前。坐一宮人。垂鞭。敬射向衆。而哂曰。何今日侏儒之多也。語罷。舉鞭揚長而去。清制。帝出。百官長跽迎送。是日何等皆跽。故形皆短。姪以蒙侏儒之誚。後訪知乘者。爲生皇子之貴妃。卽慈禧太后也。文宗時。爲四春築樓館於園中。四春。漢女。選入宮者。牡丹春所處尤闕麗。文宗崩。四春悉爲宮中杖斃。

### 孝欽喜觀劇

光緒前。惟遇令節。萬壽。內廷始傳旨演劇。賜王公大臣共入座。自孝欽柄政。乃大變其例。一月之中。傳演多至數次。雖極寒暑。靡間。孝欽觀劇。處名閣。是樓在養心殿右。距孝欽寢室約數十武。正廳爲檀三。孝欽自書額中。設寶座。暖閣覆之。閣橫小區。長五六尺。字細不可卒讀。僅辨下款。爲陸潤庠所書。廳前左右有廊。不甚廣。凡福

晉命婦蒙特召者得坐於是間。廳廊之壁被以金色緞。錄萬壽賦。字如胡桃大。皆南書房翰林手筆。劇臺方式。大小與外間同。而華麗過之。劇口孝欽自定。命閣人傳知內務府人員。然後以黃紙大書口傳懿旨。演某某劇。黏之劇場後。每一齣上。必先有內務府司員二人。自幕後出。朝冠補服。分立臺左右。謂之帶戲齣。止隨下。所演多文劇。如捉放曹。定軍山。紅鬃髯之類。演畢。內務府照例犒賞。其尤負盛名諸優。則由孝欽另賜以內帑。多寡不定。各優皆至臺前謝恩。訖始由內務府人領出散歸。

### 家法

清朝家法最嚴。雖內臣奏事。主上不冠。則不進見。故晝除冠。則有小內侍捧立於旁。盛暑見臣下。亦不用扇。俟一起畢。召見一人為一起。稍揮數扇。仍納於袖。再見一起。

### 皇室無骨肉情

清祖制。皇子生。無論嫡庶。一墮地。即有保母持之。出付乳媪手。一皇子例須用四十人保母。八乳母。八此外有。所謂針線上人。漿洗上人。燈火上人。鍋灶上人。至絕乳。

後去乳母。添內監若干人為誥達。所以教之飲食。教之言語。教之行步。教之禮節。至六歲。則備小冠。小袍。挂小靴。教之隨眾站班。當差。教之上學。即上書房也。黎明即起。亦衣冠從容而入乾清門。雜諸王之列。立御前。所過門限不得跨。則內侍舉而置之門內。則又左顧右盼。儀態萬方。而雅步焉。皆誥達之教育也。自墮地。即不與生母相見。每年見面有定時。見亦不能多言。不能如民間可以隨時隨地相親近也。至十二歲。又有滿文誥達。教國語。至十四。則須教之以弓矢騎射。至十六或十八。而成婚。如父皇在位。則羣居青宮。即俗呼阿哥所也。如皇崩。即率所生母。並妻分府而居焉。母為嫡后。則否。蓋子已正位。即奉為太后矣。按自襁褓至成婚。母子相見。迨不過百餘面耳。又安得有感情哉。

### 宮闈歲時紀一

二月初日。祭日無定。有在正月初二者。十月初日。亦無定。坤寧宮立竿祀神。禮成。召皇子以下。及王公大臣。食肉。錫釐廣惠。二百餘年成例也。宮之西南隅。為供神所。上西向坐。皇子以下。及諸王大臣。入叩首謝。皆

西向席地引茵而坐。人酒一卮。肉一盤。湯飯各一盃。肉以佩刀自割。案太宗嘗有若廢騎射寬袍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後食。與尙左手之人何異。云云。諭旨乾隆間以此鐫碑於箭亭。以示萬世。故食胙必以佩刀自割。躬示倡率。上食畢。侍食諸臣。方置梳匙。其食未盡者。賜入直侍衛等食之。

### 宮闈歲時紀一

四月初八日浴佛。由禮部具奏。是日於坤寧宮請佛亭至堂子。將大內所備紅蜜及諸王所備之蜜貯黃盞。浴池內以淨水攪勻。請佛於浴池內浴畢。以新棉墊座。安奉亭中。仍請入宮。

### 宮闈歲時紀三

順治十一年端午。召內大臣大學士等乘龍舸游西苑。至北橋登岸。幸南臺歡宴。至暮自後遇午日。宮中每以龍舟酬次。乾隆間五日則奉慈輿至御園觀龍舟。聖駕在望瀛洲(亭名)王公大臣及內廷詞臣亦得與宴賞。其東則蓬島瑤臺。皇太后觀競渡處也。嘉慶間移於澄虛樹宴賞。高宗詩云。中流九龍舟。誰肯相參差。仁宗詩

云。九龍順軌原無競。據此可識龍舟之數。道光初年尙沿競渡故事。其後停止。

### 宮闈歲時紀四

七月七日祭牛女。宮殿監司其事。西峯秀色爲御園四十景之一。七夕巧筵。曩時常設於此。有綵棚蛛盒之勝。乾隆御製詩云。西峯秀色靄宵煙。又試新秋乞巧筵。蓋紀實也。

### 宮闈歲時紀五

康熙時駐蹕避暑山莊於寒湖放河燈。蓋中元河燈。曩時已有成例。乾隆間放河燈多在御園湖中。或在山莊則亦設盂蘭盆放河燈。

### 宮闈歲時紀六

冰嬉之制所以習武行賞俗謂跑冰鞵。卽金鼈退食記所載西苑冰上擲毬之戲。而實不止擲毬一事。歲十二月西苑三海。層冰堅。於是擇令辰。聖駕御冰牀臨觀焉。冰鞵以一鐵直條嵌鞵底中。作勢一奔。迅如飛羽。始曰搶等。去上御之冰牀二三里外。樹大纛。衆兵咸列。駕既御冰牀(亦曰控牀)鳴一礮。樹纛處亦鳴一礮。應之。

(案宣宗御製觀冰嬉應制詩云爆竹如雷殷池冰若砥平又云堅冰太液鏡中邊翠輦行時竹爆宣蓋所鳴爲竹爆也)於是衆兵馳而至御前侍衛立冰上搶等者馳近御座則牽而止之至有先後分頭等二等賞各有差繼曰搶毬兵分左右隊左衣紅右即衣黃既成列御前侍衛以皮毬猛踢之至中隊衆兵爭搶得毬者復擲則復搶焉有此已得毬而彼復奪之者或墜冰上復躍起數丈又遙接之又繼以轉龍射毬走隊時按八旗之色以一人執小旗前導二人執弓矢隨於後凡執旗者一二百人執弓矢者倍之盤旋曲折行冰上遠望之蜿蜒如龍將近御座處設旌門上懸一毬曰天毬下懸一毬曰地毬轉龍之隊疾趨至一射天毬一射地毬(按宣宗御製觀冰嬉應制詩云彩毬連命中羽箭壘相鳴又云烏翔旗色初分隊魚貫驕聲每應弦蓋所射飽箭也)中者賞復折而出由原路盤曲而歸其隊其最後執旗者一幼童若以爲龍尾也舊制八旗兵皆演冰鞦分日閱看按等行賞道光初惟命內務府三旗預備後則三旗亦停止僅給半賞之半而已

禁中冬月打滑撻先汲水澆成冰山高三四丈瑩滑無比使勇健者著帶毛豬皮履其滑更甚從頂上一直挺立而下以到地不仆者爲勝名曰打滑撻此亦冰嬉之義也

### 宮闈歲時紀七

道光初年御製九九消寒圖用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九字字皆九筆也懋勤殿雙鉤成幅題曰管城春滿內直翰林諸臣按日填廓細注陰晴風雪皆以空白成字工緻絕倫每歲相沿遂成故事

### 宮闈歲時紀八

臘八日雍和宮煮粥供粥以親郡王或大臣領其事中正殿下之左設小金殿(黃氈圓帳房也)聖駕御焉御前大臣左右侍衆喇嘛於殿下墜經達賴喇嘛章嘉胡圖克圖至聖駕前拂拭衣冠申祓除之義佛事畢乃散謂之洞黎清語吉祥也俗謂之送歲

### 宮闈歲時紀九

十二月二十九或二十七八等日中正殿前殿設供獻並設冠袍帶履諸物聖駕御小金殿喇嘛一百八十四



人手執五色紙旗。旋轉護法經。又有喇嘛扮二十八宿神及十二生肖。又扮一鹿。衆神獲而分之。當是得祿之義。殿側束草爲偶。佛事畢。衆喇嘛以草偶出。至神武門外送之。蓋卽古者大儺逐厲之義。清語謂之跳布札。俗謂之打鬼。或云以麪爲人非草也。

### 宮闈歲時紀十

除夕及新正。宮廷筵宴。以繡籠貯秋蟲。置於筵側。蓋自康熙時始也。時奉宸苑之北。小花園內。置以秋蟲之子。育於溫室。如花然。遇筵宴。則以之承應。自後遂循行之。爲恆制。乾隆御製絡緯詩云。翊翊蠅蠅鼓翼鳴。秋蟲應節作秋聲。熙朝供奉百年例。欲罷翻虞近取名。又上元後一日。宴廷臣。詩云。向筵仙卉發。隔牖草蟲鳴。亦詠此。

### 除夕慶隆舞

慶隆舞。每歲除夕用之。以竹作馬頭馬尾。綵繪飾之。如戲中假馬者。一人躡高趨。騎假馬。一人塗面。身著黑皮。作野獸狀。奮力跳躍。高趨者彎弓射。旁有持紅油篋箕者。一人箸刮箕而歌。高趨者逐此獸而射之。獸應弦斃。

人謂之射媽狐子。此象功之舞也。有謂此卽古大儺之意。非也。聞之盛京尹泰云。達呼爾居黑龍江之地。從古未歸王化。彼地有一種野獸。不知何名。喜齧馬腿。達呼爾畏之。倍於虎。不敢安居。清初時。曾至彼地。因著高趨騎假馬。竟射殺此獸。達呼爾以爲神也。乃歸誠焉。因作是舞。

### 打莽式

本朝歲暮將祭。選內大臣打莽式。例演習於禮曹。其氣象發揚。蹈厲。蓋公廷萬舞之變態也。王公貴戚。於新正競引之。以相戲樂。其態婉孌柔媚。或令婦女爲之。此又莽式之一變耳。

### 承平時宮禁之盛事

乾清宮每歲封寶後。工部內府進鐙竿二。盤龍楠木柱。高與宮檐齊。上銜五色八角圓鐙。樹於東西中墀。又封寶日。宮中駕幸。之所以爆竹前導。宮中門聯。例用白絹。錦闌墨書。輝映朱門。色益鮮潔。聯語翰林撰寫。又臘日。內廷翰林題椒屏。進上謂之椒屏歲祝。皆桃符遺製也。封寶前一日。例進門聯。立春日。南齋翰林進春帖子詞。